



微山湖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 2008

# 情系撒哈拉

[西班牙] 路易斯·莱安特 著  
丁文林 译

THE QUEER  
MIRASIYO

MIRA SI YO TE QUERRÉ

# 情系撒哈拉

[西班牙] 路易斯·莱安特 著

丁文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8-6054

Luis Leante  
Mira si yo te querré

---

© Santillana Ediciones Generales, S. A., 2007  
Torrelaguna, 60.28043 Madri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系撒哈拉/(西)莱安特 著;丁文林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07248-4

I. 情… II. ①莱…②丁…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当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9162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晓强 责任印制:王景林

情系撒哈拉

[西班牙]莱安特 著  
丁文林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0×116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7248-4 定价 19.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

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08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七届,共有十七个国家的四十五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法国获奖作品的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荣获了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2008年起,我们开始与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政府合作,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进一步开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文化价值,在继续组织“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与出版的基础上,优中选优,增设了“微山湖奖”,同时组织各种文学活动,以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奖项。另外,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我们相信,在新的平台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并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情系撒哈拉》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它在歌颂纯洁、真挚、美好爱情的同时，引出了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作者路易斯·莱安特用充满人道主义的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撒哈拉（西班牙在非洲大陆上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的风土人情；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歌颂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惯的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和仁爱之情。《情系撒哈拉》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是实现和平、繁荣、走向世界大通的必由之路。

###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Mira si yo te querré*, una conmovedora historia de amor, un himno a la pureza, la sinceridad, el amor idílico y risueño, rescata del olvido una parte de la historia de España: el encuentro de las culturas africana y europea. Con un tono humano y evocador, Luis Leante describe la vida y las costumbres del Sahara Occidental (última colonia española en África), elogiando, al mismo tiempo, la amistad y la humanidad nacidas del encuentro de estas dos culturas con estilos de vida y creencias religiosas tan dispares. El mensaje

sugerido es el de que, en un mundo cada vez más globalizado, la comunicación, el conocimiento mutuo y la convivencia de razas, culturas y grupos sociales constituyen la única senda hacia la paz, la prosperidad y la armonía entre las naciones.

**Jurado de las mejores novelas  
extranjeras anuales del siglo XXI**

## 致中国读者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只有十二岁,住在大山深处一个有一万八千居民的村子里,那里一年只有八个月能看到电视,外部世界的消息仅仅对大人们有吸引力。然而,突然之间外面传来的消息开始令人感到不安,这从我们父辈们的脸上和他们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佛朗哥刚刚死去,这位军人在内战结束后的四十年当中一直是西班牙的统治者,那场血腥的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内战双方势不两立。几天以后,三十万摩洛哥人扑向西撒哈拉亦称西属撒哈拉的边境,那是非洲大陆上仅存的一块欧洲殖民地。三十万平民百姓的唯一装备就是人手一本《可兰经》和一条抵御沙漠夜间寒冷的毛毯,这次大迁移就是著名的“绿色进军”。对于我那个年纪大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西班牙军队一连几周坚守在军营里,新闻媒体报道说摩洛哥方面将发动侵略,母亲们伤心落泪,因为她们的儿子很可能要去打仗了。然而,结果却是一场闹剧。



西撒哈拉位于摩洛哥以南,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并最终变成了西班牙的一个省,在那里出生的所有撒哈拉公民都享有西班牙公民的一切权利。当非洲大陆开始非殖民化的进程时,西班牙坚持不肯放弃这块领地,认为对其拥有一切权利。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迫使西班牙政府将西撒哈拉归还给那里的居民:西撒哈拉人。但是西班牙抛弃了这个行省,不顾其死活,任凭其南北两个邻国染指西撒哈拉,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多年来一直觊觎着西撒哈拉。事实上,西班牙同这两个国家达成了出让这块领土的协议,与此同时却伪装撤退,以避免同入侵者发生冲突。就在西班牙军队撤走士兵,疏散平民,甚至连死亡人员的尸骨都从墓地里挖出带走的时候,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开始发动疯狂的入侵,导致超过七万五千撒哈拉人大规模外逃,他们穿越沙漠,躲避试图阻止他们外逃的摩、毛两国军队。从那时起,大部分的居民被圈在一道长两千多公里的围墙里面,周围布满地雷,有雷达监视,禁止任何人出入。那些得以逃脱了飞机的轰炸,经受住沙漠的恶劣条件生存下来的人们,最终聚集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难民营里,那是撒哈拉沙漠中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之一。成千上万的人在外逃途中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人,在阿尔及利亚廷杜夫市附近的撒哈拉难民营里,期待着有一天冲突结束,能够返回他们的家园。三十三年之后,那里的撒哈拉人口成倍增长,现在超过了二十万人。

我在二〇〇一年第一次来到廷杜夫的难民营。当时还带去一队学生,目的是让他们对西班牙这段重要的历

史有个直观的了解。这是一段被忘却的历史,应当补上。当时我们为那里的医院带去了一些医疗设备,为撒哈拉学生带去一些学习用品,他们的第二语言就是西班牙语。那时我才明白了当年那场悲剧有多么惨痛!我已经不再是十二岁的孩子,而是年近四十的人了,我能够理解撒哈拉人在他们的领土遭受了一场灾难性的非殖民化后所承受的可怕后果。那些天当中,我在不同的难民营之间奔波,住在他们的帐篷里,认识了一些在古巴或俄罗斯待过很长时间的学生,他们为了帮助他们的人民而去学习。大沙漠迷住了我,撒哈拉人令我永远无法忘怀。

一个星期天,在我们参观一家医院的时候,我决定独自走走,在那散发着药品和焦糖味儿的迷宫般的走廊里徜徉一番。那是一次短暂的散步,那些令人产生幻觉的空空如也的房间,仍然能够说明那场灾难的后果。最后,我发现只有两个住院病人:一个患牙痛的小孩儿和一位被蝎子蜇了的妇女。那一晚,我在帐篷里睡得很不踏实。我做了个可怕的噩梦:我梦见自己被蝎子蜇了,在生与死之间挣扎。天亮前不久我醒来,浑身大汗。我跑出去呼吸沙漠中的冷空气,爬上了一座沙丘。在沙丘上,我拿出笔记本,写下了《情系撒哈拉》的第一节文字。我觉得仿佛把体内所有的梦魇都驱赶出来了。

但是我用了一年时间才写完第二节和小说的其余部分。这段期间我已经返回西班牙了,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收集了有关撒哈拉民族的所有资料。我采访过原殖民地的老兵、官员、教师、商人等。我同生活在我国的许多撒哈拉人交谈过。但是这仍然不够。我需要再回撒哈

拉去,爬到一座巨大的沙丘上,坐在一小堆篝火旁边,一边喝茶,一边听小说的主人公们讲故事。于是我又回去了,这一次带去了好几个笔记本,还有一个录音机。我结识了许多当年反抗摩洛哥入侵的人,在白磷凝固汽油弹轰炸中幸存下来的人,还有一些在出逃途中降生的孩子,为了不被敌人的飞机发现,孩子们当时被埋在沙下。之后我开始撰写这个故事:这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小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片段,都似乎在唤醒一个民族的痛苦,在试图保留住一个被遗忘的群体的希望。现在,《情系撒哈拉》是一本小说,但它也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一个见证。我首次见到和听到这段历史是在一台黑白电视机上,图像效果很差,而且每年只有八个月能接收到节目。其余的时间,电视屏幕上只能看见和听见干扰波。

路易斯·莱安特

## 译者前言

在动手翻译《情系撒哈拉》这部作品之前,作为译者必不可少的功课,我一口气先通读了全书,之后掩卷静思,细细品味,脑子里不觉冒出“世事难料”和“命途多舛”这两个词。书中主人公的生活经历恰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两个词的精辟之处。

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一九七四年的西班牙,巴塞罗那市贫民区的英俊小伙,十九岁的圣地亚哥·圣罗曼邂逅了出身中产阶级且为书香门第的十八岁少女梦泽·坎博拉,二人一见钟情,很快陷入热恋之中。然而这段恋情仅持续了一个夏天,由于他们太年轻,缺乏经验,相互间产生了误解;加上梦泽的父母从中作梗,两个年轻人在误解中越陷越深,终于黯然分手,各奔前程。圣地亚哥参军去了西属撒哈拉;而梦泽考进大学,嗣后当了医生。从此,两个人各有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梦泽嫁给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医生,但却是个花花公子,她日子过得

很不舒心，婚姻走向破裂。圣地亚哥留在了西属撒哈拉，与一当地女子结婚，后在战争中受伤致残并盛年丧妻，导致精神失常。但是，那段初恋的情缘，却一直深藏在他们各自的心底，刻骨铭心，无法忘记。

流年易逝，斗转星移。眨眼到了世纪之交的二〇〇〇年的除夕夜，梦泽偶然得到一张圣地亚哥在西撒哈拉期间拍的照片。这重新点燃了埋藏在她心底多年的对初恋情人的爱。于是她毅然申请离职，飞赴西撒哈拉寻找圣地亚哥。

在西撒哈拉，梦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几乎命丧沙漠。幸而在撒哈拉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圣地亚哥的一些线索。然而，在即将找到他的同时，却又似乎彻底地失去了他。毕竟二十六年的间隔，物是人非，初恋时的美好和浪漫已被残酷的现实所取代。

《情系撒哈拉》原书名为《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这是一首西班牙歌曲《国旗颂》中的一句歌词。当时是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统治的后期，这首进行曲曾风行一时，那个时代的人都熟悉它的曲调和歌词。而这首歌也与本书主人公的命运紧密相连，它是梦泽和圣地亚哥初恋情感的催化剂，也是故事结尾处梦泽寻找到圣地亚哥的重要线索之一。其歌词如下：

在摩尔人的土地上，  
在非洲的天地之间，  
一位西班牙的士兵，  
唱出他的肺腑之言。

雪莉酒般清纯金黄，  
葡萄酒般浓郁殷红，  
它们就是你的颜色，  
西班牙王国的国旗。

假如有一天我死去，  
在远离祖国的异地，  
我只想要一面国旗，  
用来覆盖我的躯体。

当我身处陌生的土地，  
当我看到鲜艳的国旗，  
当想起你的丰功伟绩，  
你会看到我多么爱你。

.....

我们看到，作者把歌词的最后一句用来为他的作品命名，显然是要突出强调书中主人公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而译者在翻译书名时感到：原文书名固然很美，但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译成中文后稍感冗长、平淡，遂根据原著的内容和主旨以及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改为现在中译本的书名《情系撒哈拉》。

这部作品从表面上看写的是书中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相信读过本书以后，读者会对作为故事舞台背景的撒哈拉大沙漠的景物以及撒哈拉人的民俗风情留下

深刻的印象。

作者以富有张力的笔触,描绘了非洲大陆上最荒凉最干旱的大沙漠的景色。那一望无际的沙海,如大海波涛般绵延起伏的沙丘;那寸草不生、凄凉可怖的砾漠;那骄阳之下,灼热如蒸的沙原;那落日时分殷红如血的晚霞;那黎明之际清冷寂静、充满希望的一缕朝晖。撒哈拉大沙漠安静的时候是那么平和,静得令人心悸;而当它发怒的时候,则像怒吼的雄狮,掀起漫天的沙暴,在其摧枯拉朽的威力面前,人会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撒哈拉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最不适宜居住的地区,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化。

《情系撒哈拉》的作者路易斯·莱安特用饱含深情的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西班牙在非洲的最后一块殖民地的风土人情。作者的表现力是如此出色,竟使原本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舞台的西撒哈拉,一跃变成了本书的主角,跳到了台前,强烈地吸引了读者的兴趣,令人为之惊讶、赞叹、浮想联翩、无限憧憬。

与此同时,作品中还描绘了欧洲和非洲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深情地歌颂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习俗的人民之间的真诚的友谊和仁爱之情。当然,也歌颂了纯洁、真挚、美好的爱情。

由于故事发生的舞台背景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其稍作说明,以便于不了解作品历史背景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的西北部,北邻摩洛哥,东、南与

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接壤，西濒大西洋，领土面积二十六万六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三十五万，主要民族有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信奉伊斯兰教，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从公元八世纪起，阿拉伯人开始进入该地区。十五世纪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陆续侵入。一九三四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一九五八年成为西班牙的海外省。

但是，西撒哈拉的邻国均反对西班牙将西撒哈拉占为己有。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西班牙、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三国签订《马德里协议》，此协议规定西班牙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之前从西撒哈拉撤出其军队。之后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又签订了分治西撒哈拉的协议，并在西班牙军队撤出后，从南北两个方向侵入西撒哈拉。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此后，“独立阵线”的军队不断同入侵者发生武装冲突。一九七八年八月，毛里塔尼亚撤出西撒哈拉，摩洛哥趁机接管了原来由毛里塔尼亚军队控制的地区。目前，摩洛哥仍占据着西撒哈拉的大部分地区，“西撒哈拉独立阵线”实际上只控制着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交界的狭窄地带，那里的自然条件极差。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境内有四大难民营，营地设有医院、学校、卫生所等，并从事生产。那里的难民总数超过十五万人。至今，西撒哈拉的地位仍未最后解决。

《情系撒哈拉》一书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正是在一九七四年底参军并来到西撒哈拉首都阿尤恩当了一名海外军团士兵。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统治了西班牙四



十年的大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病逝，西班牙开始了一个民主过渡的新时期。同时西班牙也从西撒哈拉撤出了全部驻军，最终放弃了这块非洲大陆上的殖民地。圣地亚哥在西撒哈拉亲身经历了这个变化的过程，并在摩洛哥军队入侵时几乎命丧黄泉。

小说通过圣地亚哥同当地撒哈拉人的友谊，描写了驻西撒哈拉的西班牙殖民军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用饱含人道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如何在交往过程中，克服障碍，消除误解，相互靠拢，相互尊重，结下真正的友谊。作者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其实西班牙同阿拉伯世界的接触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公元七一一年，当时强大的阿拉伯帝国侵入了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统治了将近八百年，直到一四九二年，西班牙人才最终光复了自己的国土。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伊比利亚欧洲文化发生了碰撞，两者的融合无处不在。至今在西班牙，随处可以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不仅相当一部分西班牙人的血管中流淌着阿拉伯人的血液，而且在语言、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园艺、饮食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的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存在。

《情系撒哈拉》的作者之所以将一个爱情故事放置在这样一个时空当中，也许其用意在于向读者表达这样一个信号：即在全球化影响日益深化的今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是实现和平、和谐，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